

头条诗人·双桅船

生活的一部分 (外五首)

陈筱静(无锡)

在香樟树叶掩映下 厨房里的排骨,牛肉,鸡肉 在汤里欢叫 一周有几次,我乐意制造 如此美妙的旋律 这是生活,或是生活的一部分…… 换鞋,“唧唧”,门铃弹开 香味的薄雾裹住 每一抹进门的笑容 屋里的咕嘟声止息 宇宙深处的咕嘟声仍此起彼伏

从而心生恐惧,别担心 记得在身旁,捧起一些目光 孩子,爱人,爸爸,妈妈…… 目光一直是彼此保持联络的 重要方式 必要时负责引路 那些目光将快速穿越黑暗的隧道 抵达出口

猫在人间安静

橘黄色的下巴隐忍地搁在边沿 年轻的尾巴,一部分垂下来

旧鞋子

红色高跟鞋、黑皮鞋、白色马丁靴 被扔得如此齐整 垃圾箱旁,听觉在迷雾里突围 叮叮叮,咚咚咚 锤子、钳子、拔钉器列队 缓慢前行 风中,隐约传来各司其职的声音 旧鞋子看见了修鞋匠 预见第二次生命 更结实,更锃亮 它们不再惶恐 平定了脑海中的波澜

进入假寐状态 在狭小的房间里 这是使宇宙膨胀的 最有效方式

在梦里咆哮 在人间安静

冥想者

湖边的冥想,个体的冥想 笔直的冥想

沉默

山谷幽幽,白云苍苍 枯萎的花,变黑的蚕豆荚 步道上缓慢爬行的甲虫 这些,都不能使我们张开嘴巴 只有金子般的阳光下 蝴蝶翅膀生出的风 旋转我们的目光 穿过整个夏天

像灵巧的猫跃上围墙

最好自然而然 无需预设 披上定制隐身衣 即可避开人潮

等待,雾缓慢升起,笼罩四野 一切看起来时真时幻时

用蔷薇的香气 将蜜蜂的翅膀 牢牢粘住

捧起一些目光

一只鸟儿,遵循无序的规律 途经青山、湖水 亲近白云、月光 呼吸越来越轻柔 倘若在黑暗中听到某种吞噬的声音

一枚墨绿色的龙形玉璧

一枚镂空的玉耳环 曾应戴在 一个华贵女子的耳孔下

精美的图案 不知出自 哪位玉雕工匠的巧手

让那位视若珍宝的女主人 终身 也不离不弃

它因而发出温暖的光芒 几千年不凉 连冰冷的时光也有了温度

九件一套的东周青铜编钟

这套编钟,1964年7月 出土于程桥中学东周一号古墓

敲击它,发出的 依然是金玉绕梁的声音

这声音,也不知是不是来自 吴国宫廷的

两千多年了,它是如何 活到现在的

它要告诉些什么,才让一个现

时光册页 (组诗) ——六合博物馆札记

刘献江(南京)

代人 返回两千多年前

一把越王旨剑

这把锈蚀的剑,骨骼在展馆的 C位

肉身却交给 两千多年前的越王亡灵

剑锋亮着的寒气,呼啸而过 耳际的厮杀声 在狭小的玻璃柜中徘徊

有人说它是凶器,杀了多少的 人

一生的荣耀 在时间的花蕾里消失

有人赞它锋利,一刃能开十六 层纸

锋芒收起,如今有了新的重任 不仅是青铜剑

还要充当镇馆的藏品

一盏东汉铜灯

它没有 长信宫灯的高贵

也不能与 错银铜牛灯相提并论

只是 复原了东汉百姓的生活

一个盂托,一个铜杯 便点亮一家温暖

一只西晋青瓷狮形水注

一只狮子,背着一个圆柱 摆开站立的姿势

它诞生于西晋,名曰青瓷狮形 水注

极乐窑厂出土 这只研墨的砚滴,文人的书房

便有了第五宝

一只青瓷水注,两千多年了 还在坚持着自己

人生百年,有什么理由不做一个 真正的自己

一件南朝青瓷莲花尊残件

腹有双瓣覆莲,层层叠叠 宛如盛开的莲花

口缺颈残,但玉从不隐瑕 仍如维纳斯的美

这朵圣洁之花,沉睡中从没有 停止呼吸

褪去昔日的光鲜,却仍是那一 代人

灵魂的寄托

青瓷与佛光合一,见两千年前 的匠人

找回它智慧的原码

一只宋代青白釉鸟形瓷粉盒

两只鸟和一只粉盒结合在一起 真是一件艺术的事

二鸟昂首对视,作鸳鸯戏水状 又是一件颇具情趣的事

青白色的鸟,站在历史深处 看佳人擦亮粉嫩的脸庞

不仅仅是佳人,有时觉得 鸟儿也需要粉饰

一枚宋代桃形雨花石挂坠

它来自宋代 1987年8月出土于二棉厂工地

这枚雨花石雕刻件 也不知是哪位丽人灵性的仙物

一千多年了 还是那么的莹润而富有光泽

留下意外的惊喜 会不会正是你心怀的那一份

作者简介:刘献江,南京六合人。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2025中国诗歌年选》《2006中华诗歌读本》《太湖》《青年文学家》《江苏经济报》《扬子经济时报》《金陵晚报》等。

百家诗选

梅花及雪 (外一首)

韩振球(昆山)

我走出门时 一场雪,已经覆满大地

院侧,梅花睁开眼眸 旁枝上的云雀 正在梳理羽毛 那嫩黄的脚丫上 还沾有一簇新雪

云层越来越低 风雪如刀,越来越大 似在阻止 物理世界自然前进的步伐 梅花, 依旧一瓣一瓣地盛开

那芬芳的气息 犹若新年的光 在宇宙的心中生长

角堇花开

今夜长天有月,地表欣荣 今夜星河婉转,山川妩媚 今夜,我的掌心里 有朵盛开的角堇 正在月光下优雅起舞 如我梦里的你,那么芬芳,那么迷人

今夜, 我只聆听于你的召唤。

冬日山村

夏春宁(南京)

缤纷的叶落成了秋的绝唱 拼接出躲藏着的黛瓦粉墙 狗吠鸡鸣把阳光唤醒 驱赶薄雾制造出的迷茫 催熟霜花一片片滑下,含着 草木味的灶火烧得正旺 轻飏的炊烟,丈量着 天地间的距离,妈妈 锅里蒸腾的雾气,释放

家里孕育着的温暖 触摸到简单幸福的模样 老父亲掰起指头,细数着明天的收成 嘴角边的笑容,暴露出心中的秘密 冬日山村的清晨,除了风吠过山岭 还有,宁静和藤蔓一样生长的愿望

村庄的午后

严宏志(湖北)

椿树站在池塘旁,练习弯曲 它的影子,如祖父的脊背般谦卑 母亲擅长摘棉花,她指尖洁白如晰 比我的沉默,更接近雪的本质 有猫从房顶走过,瓦片发出 类似骨节松动的声响,它数着椽子 像在清点被祖父带走的光阴 那是个长长的梦,我们曾在大雨

中奔跑 母亲还年轻,远方传来父亲的消息 槐树下,河沟旁,有童年的影子 此刻,所有的门都朝南敞开 所有的路都在炊烟里打结 我怀念午后的村庄,听见河流 在血管里奔走

梦的飞翔

徐幼强(南京)

爱做梦的人总会 梦到飞翔 因为 飞翔意味着自由

总想大鹏展翅

展翅在晴朗的天空 却生出小小的蝉翼 蝉翼也没什么不好 蝉翼透明呀 透明意味着自由

七夕赋

徐连梅(南通)

七夕,仰望月亮的我 悄悄擦拭思念,你 说今生陪我白头偕老 数年前的这一天 却挥泪别离我 穿上军装 远去边疆 我苦苦守候期盼

那份诺言,早日兑现 我沉醉于,你留下的气息 抱紧这仅有的尘世情缘 于是,翻山越岭,渡江过海 在你经过的每一个路口 默默地撒下花瓣 写下半阙古词

种子驻足在心田

殷子淳(江西)

前行的路上,鸟鸣在伫立 形成的力量,在用力地推着 所有的存在都仿佛在运动着 而我还在张望亲人的呵护 让我似懂非懂中前行 长辈的眼中形成了聚光灯,亮着 懒洋洋的我,让小聪明也闪烁了 一下 而惰性妖魔鬼又闪着迷人的光

多情充实着我的每一个细胞 先人的经验、智慧垒成了灯塔 它直立在风中 使劲地展示四维 图案 汗水浸泡了所有 低维和高维 都竭尽全力 宇宙打开的无限故事 是否能懂 全在自觉种子能否驻足在心田

长江大桥·玻璃栈道

郭之文(南京)

滚滚长江东逝水 从天边而来 往东海而去 滔滔巨浪淘尽了 千古风流物 人间百味情

一桥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圆形的玻璃栈道诞生 诞生在长江南岸 鼓楼南堡公园 从此 南京增添了 仰视长江大桥 远眺江面巨轮的震撼视角

瞩目 江水在这里回旋 汇成同心圆 情人在这里相拥 凝成玻璃心 世人在这里相遇 转角遇见爱 长江大桥与玻璃栈道在这里同框 争气桥与网红桥共谱一曲新时 代长江之歌 是大桥的桥墩在夜晚更加明亮 了吗 明亮的不仅是精彩的今天 还有更加光明璀璨的未来 是栈道的玻璃在水面更加透明 了吗 透明的不仅是如蓝的江水 更有益益单纯美好的人心

你是三月的诗行

陈常青(泗洪)

你从千年《诗经》里灼灼而来 杨柳依依梳理你发丝垂瀑 寒梅傲骨坚韧你不屈的韵脚 天天之桃晕染你芬芳馥郁 眼波涟漪醉过千里长堤 田野阡陌铸造你强悍的脊梁 烟火凡尘摇曳你忙碌的裙裳 天使白披星戴月妙手回春

橄榄绿百炼成钢柔指亮剑 油纸伞下 你是 江南烟雨中的水墨丹青 万花璀璨唯你玫瑰铿锵 苍穹无垠你撑起半边 三月春风里 你是最亮丽的诗篇

春到傅家边梅花山

张学琪(南京)

用丘陵上起伏的嗓音导航 驶入傅家边梅花山 十里梅岭,鸟的一鸣 每个花枝都充盈着光阴

宫粉、绿萼、玉蝶 汉服少女用美人梅擦亮自己 手机、相机、无人机 想定格,又在一片片花枝上拖延 抖音、朋友圈、小红书

触动瞬间 定义着美景似烟 夜晚,荧光步道是江南的水路 漾着林逋的清雅诗魂 梅林里一滴露珠,是梅花山的眼 眨一下,梅花园 绽放了千山万水的火苗 烟花的概念 让春的喧嚣从天空中流下来

同题诗·雪

雪满大地 (组诗)

姚碧波(浙江)

雪地上的那枝梅

在孤山,雪地上的那枝梅 是从春天斜逸伸出的 在空中,点燃 四野的颜色

这枝梅,像待字闺中的美女 承受着岁月的苦寒 在雪花飞舞中 更显孤傲

走近这枝梅,你会发现 在点点红色间 最上面的一朵 开得最为妖娆

这枝梅开得最红之际 正是天最寒冷之时 风是刺骨的 从早吹到晚

梅的一生,绽放是最好的结局 那里有它全部的幸福 一瓣一瓣飘落中 我看到的是宿命

雪满大地

冬天最终找到了我 那时我深居季节的边缘

投稿邮箱:jsjib2025@163.com

冬天以雪的方式来 我停止劳动 静静瞻仰 雪在无边的地方降临 雪以雪的洁净 覆盖我的身心

我深知雪满大地 是梅开放的时刻 这天生冰洁的植物 以剑的锐利和皇后的骄傲 凛然寒酷的中央

雪是我梦幻的精灵 梅是我守候的爱情 我被门而出的时候 白鸟循迹而来

雪

比一根羽毛更轻的 只有一朵雪花了 在天空飘落的过程 藏着世上最轻的力量

雪落在大地上 不论在何处还是低处 哪怕最黑暗的地方 也能被洗亮

雪落下的地方 万物抱团取暖 在季节最寒冷之时 以寒冷抵御寒冷

我行走在大雪中 是为了抵达雪的内核

那里有白色的光芒 能点燃整个冬日

写给雪 (外三首)

邵顺贵(洪泽)

雪花一出生就开始奔波 只为救赎人间

飘飘洒洒的 再白也不直陈人性的弱点 给尊严留下一片雪花的余地 钻进人们的衣领 在脖子四周打上石膏 让人不向艰辛与权贵低头

让世界浑然一体 没了阶层之分

一身洁白地来一身洁白地去 去时带走了 脚印与车辙的伤痕

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被埋没之感 这恰恰给了人们 无比的自信

扫帚所过之处 诗行立现 它是自然版的“诗经”

雪后

天空这个大操场上 全然不见一朵雪花的踪影 雪

也放假了

雪童心未泯 蛰伏在枝丫间 瞅准机会倏然而下 没真没假地亲你吻你 惹得你身边的“Ta”妒火中烧

雪的玩伴是风儿 那些坐在砖堆上的雪花 每站起来一次 就会被风抽去一块砖 当最后一块砖也被拿掉了的时 候 雪花就会摔了个“仰八叉”

高处不胜寒 让人在上坡时走得极其缓慢 逐渐适应那刺骨的冷 却又在下坡处从背后扶一把 催人走向春天

除雪

除雪要赶在 雪花尚未将根扎入泥土之前 不然即便前面扫 后面很快又会有一茬 破土而出

雪 演示着 位移之后 有污点的通病

凌晨三点去除雪 雪是除了

可路又重回夜的黑

一些人到底在忌惮什么 以除雪的名义 让雪 作 壁上观

雪

岁月抵达冬天的时候 会寄一纸家书 用“片言”“只语”报平安 可话匣子一旦打开 乡思便绵绵不绝铺天盖地而来 那些俚语很软 随山势与情感的起伏而跌宕 若飞鸟不作句读 那些很直白的方言 就是一首口占的循环诗

水灵灵的且被喻为六出飞花的它 望之真的能解 乡愁与相思之渴

它飘飘洒洒的 人诗人画入人心魂的楔入点 均有所不同

它像一床被子 万物都钻在温柔乡里 “造”春天

它那么令人痴迷 人们在投入的一瞬间 便已沦陷